

儿时读国文：“呼呼呼，风来了，树枝儿摇摇，树叶儿飘飘，秋天到了。”等后来，方知有“一叶而知秋”的谚语。

对于落叶的诗句，随着念书的增多，在我脑海里所形成的观念，渐渐地多了起来。尤其是学到李白的“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便将原有落叶仅限于时令变化的象征，深入到了人们的聚散分合。于是，后来念到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时，就容易理解“红衰翠减”的内涵了！

那么，落叶护不护草木呢？我猜想，它也要化作肥料的，对草木来年的生长有利。你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在满目萧然的情况下，还给人以消长更迭、展望未来的感慨。

要说落叶，也有悲戚的歌词，那《夜半歌声》里宋丹萍唱的“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叶飘零”的景象，确实描绘得凄凄惨惨，让人悲悯。其实，自古人们多为叶落、叶衰而伤感，元代无名氏的那首《梧桐叶儿》就借着梧桐叶黄，细写了闺怨：“梧桐树，叶又黄。好凄凉，绣被儿空闲了半张。”极富民歌、意象单纯，又形象鲜明。同样，于《凭栏人》中，借“玉兰桐叶零”摹写了弱小的萤火虫秋日惶惶窘迫的缩影。

对枯枝败叶写得既形象又生动的，在我看来，当数刘秉中的“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那场霜。寂寞在秋江上”之《翠盘秋》了。你看，他把干荷叶写得多么形象逼真，



鸟鸣涧 鸟在树上筑巢，刻名字，它说醉话被妻子反复唠叨。

在湖边啄泥，啄泥，相继飞去。时光像丢失的米粒，翻开的书又被合上。

有人游历春光；关照内心，有诗：鸟鸣山更幽。对于人们林间事总还是个秘密。

钟表在房内练习刺耳，在旧词语里新年份将生成。孤寂的夜晚，洞水明亮而又幽深，

怀抱月亮的窗子怎么安然入睡？人们须得明白喜爱和痛恨的事物并非从来就有。

车窗外的事物相继离去 车窗外的事物相继离去，已经成为负担。在北方大片大片的麦子覆盖土地，每个人都有过这青绿色的外表，

“东西”由来的另一说

陈永坤 “东”和“西”本来表示方向，可怎么又成为商品物质的俗称了呢？这里边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据说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学者龚玮说：在东汉早年，商品的买卖活动大多集中在东京洛阳、西京长安。百姓商人进行交易，需要往返于西京、东京之间，所以“买东西”就成了购物的代称。相传，宋朝时候，有一位理学家名叫朱熹，他好学多问，爱钻“牛角尖”。有一天，朱熹在一条冷落的巷子里，偶然遇到了一个精通天文地理的好友盛温和。朱熹笑着问盛温和：“你提着竹篮子干什么去呀？”盛温和见是朱熹，存心要和他开个玩笑，便诙谐地眨着眼睛说：“我

环境是多么的凄凉啊。为什么竟会这样？词人道出了个中原因，“都因昨夜那场霜”，才使得干荷叶寂寞秋江！而他的第二首：“干荷叶，色无多，不奈风霜。贴秋波，倒枝柯，宫娃齐唱采莲歌。梦里繁华过。”则进一步将干荷衰败、色无多、枯倒、不耐风霜的整个过程写得惟妙惟肖，联想朝代的兴亡，让人对世道的沧桑、万物皆空发出诸多的慨叹和禅家意境。“一花一佛事，一叶亦风流。”

感怀落叶

张文明 原来，那“一叶知秋”的成语，来源于“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之《唐子西语录》。感情充沛的诗人，不知为何，见到落叶总是多愁善感、悲哀唏嘘。就连那位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汉武帝，不免唱出了“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颇有老大自伤的意味！而毛泽东则不然，他那首《重阳》诗里，洋溢的则是“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的豁达与大气。由此看来，诗人因览物之情的差异，其感受也各不相同的。你瞧，秋天到了，枫叶红了，不同的诗人对枫叶的感受，亦各不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李济通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简作人心如面，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治郑国。春秋时期，子产是郑国执政政事的大夫，他敢于改革，勤于公务，加之选贤举能，使郑国很快强大起来，因此深受郑国上下的拥戴。他的同事如有问题，都想求教于他，听取他的意见。大夫子皮想让自己的属臣尹何作自己领地的邑宰，便征求子产的意见，子产说：“他年纪轻，不知能否胜任。”子皮说：“我很喜欢他，因他不会背叛我。让他前去学学，慢慢就会掌握治邑的方法了。”子产反驳说：“这样做不行。大凡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总想为其谋利。而你却将治邑的政事交给他，就像让一个不会用刀子的人去切东西，会伤害他的。你对郑国来说，是个栋梁之材。如果栋梁折断（即椽子）崩，我会被压在底下，岂敢不说出心里话？你有美丽的辘轳，是不会让不懂制衣的人去裁剪的。重要的官职，自己的封邑，是自己应该庇护的，是不可让人随便去学治理的。我听说学

《筋柔百病消》

田李 简单、最快捷、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理筋的方法有很多，在作者看来，效果最出色的，莫过于按摩、艾灸和站桩。通过这些方式来调理我们的筋，常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作者曾学习中医，同时又习练拳法。他将医学、武学融为一体，把治病、养生有机结合，整理自己多年来的行医体会与保健心得，独创现代版“易筋经”。

平仄的诗

这是可以拥有的季节，也是不可以判断的季节。你要怎样原谅一个使你理想幻灭的人，要怎么原谅才可以消弭这一生的过错？负重才是飞翔的本质，翅膀牵引身体，还有身体内的黑暗。作为鸟类，你除了携带音符还要携带大量的秘密，源自信仰的秘密。拥有信仰的人有福了，在暖风的边缘，一种情绪被立体。不要和我谈论年龄，不要将我的意志力分散。

呀，是上街去买‘东西’的！”朱熹想来想去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于是又问：“‘东西’怎么个买法？什么？买‘东西’？那为何不买南北呢？”盛温和听了不觉失声笑道：“你呀，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问你，与金木水火土相配，统称为‘五行’的‘是什么’？”朱熹这才恍然大悟，晃着脑袋很有兴趣地自言自语说：“哦，哦……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东方属木，西方属金，金木之类的物品，篮子里都能容纳得下，而南方属火，北方属水，这水火类放进篮子还不连篮子都被烧掉？”说罢朱熹高兴地指着盛温和的脑袋说：“哎呀，原来你的脑瓜子是转弯的！”两个人都乐得哈哈大笑起来。后来，这个有趣的小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天长日久，“东西”逐渐被作为商品物质的代名词了。

相同。白居易《琵琶行》一开头就说：“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一股子黯然神伤的模樣；而同为唐代诗人的杜牧在《山行》中却说：“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一腔子赏心悦目的欢喜。今人，尤其是当今的摄影人，倘若见了满山遍野的红叶，就会喜之不尽、不辞劳苦、跋山涉水、不失时机地捕捉枫叶红似火的美景。

说到一叶风流者，当数苏东坡，他在《前赤壁赋》里写道“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用“一叶扁舟”表达他那种旷达、开朗的胸襟、豁达、超脱的气质。我爱读诗，亦爱摄影。对红叶，我喜爱拍摄它的艳丽色彩；对于落叶，我爱拍摄它的聚集；倘若那枫叶、红叶、黄叶、枯叶……乃至由于虫子啃过的残叶，我都要用相机拍下它的美丽；即使叶子只剩下了脉络，我也要拍下它仅有的脉络的残缺美。有道是“落叶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那么，落叶呢？落叶归根，我想也会跟落叶一样，化为肥料，有利于来年草木的生长。除此之外，那落叶尚有别的用途。那年，我到农村探亲，雪大泥深，路不好走。为了回赶，我沿着公路的边沿行走，公路两旁是一排排杨树，落叶将两旁的地沟堆得满满的，踏上去，软软的，松松的，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走起来没了雪滑泥泞的感觉。我加快了脚步，终于顺利返家。这，也许是我多年来对落叶的特别感怀吧？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李济通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简作人心如面，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治郑国。春秋时期，子产是郑国执政政事的大夫，他敢于改革，勤于公务，加之选贤举能，使郑国很快强大起来，因此深受郑国上下的拥戴。他的同事如有问题，都想求教于他，听取他的意见。大夫子皮想让自己的属臣尹何作自己领地的邑宰，便征求子产的意见，子产说：“他年纪轻，不知能否胜任。”子皮说：“我很喜欢他，因他不会背叛我。让他前去学学，慢慢就会掌握治邑的方法了。”子产反驳说：“这样做不行。大凡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总想为其谋利。而你却将治邑的政事交给他，就像让一个不会用刀子的人去切东西，会伤害他的。你对郑国来说，是个栋梁之材。如果栋梁折断（即椽子）崩，我会被压在底下，岂敢不说出心里话？你有美丽的辘轳，是不会让不懂制衣的人去裁剪的。重要的官职，自己的封邑，是自己应该庇护的，是不可让人随便去学治理的。我听说学

《筋柔百病消》

田李 简单、最快捷、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理筋的方法有很多，在作者看来，效果最出色的，莫过于按摩、艾灸和站桩。通过这些方式来调理我们的筋，常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作者曾学习中医，同时又习练拳法。他将医学、武学融为一体，把治病、养生有机结合，整理自己多年来的行医体会与保健心得，独创现代版“易筋经”。

平仄的诗

这是可以拥有的季节，也是不可以判断的季节。你要怎样原谅一个使你理想幻灭的人，要怎么原谅才可以消弭这一生的过错？负重才是飞翔的本质，翅膀牵引身体，还有身体内的黑暗。作为鸟类，你除了携带音符还要携带大量的秘密，源自信仰的秘密。拥有信仰的人有福了，在暖风的边缘，一种情绪被立体。不要和我谈论年龄，不要将我的意志力分散。

呀，是上街去买‘东西’的！”朱熹想来想去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于是又问：“‘东西’怎么个买法？什么？买‘东西’？那为何不买南北呢？”盛温和听了不觉失声笑道：“你呀，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问你，与金木水火土相配，统称为‘五行’的‘是什么’？”朱熹这才恍然大悟，晃着脑袋很有兴趣地自言自语说：“哦，哦……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东方属木，西方属金，金木之类的物品，篮子里都能容纳得下，而南方属火，北方属水，这水火类放进篮子还不连篮子都被烧掉？”说罢朱熹高兴地指着盛温和的脑袋说：“哎呀，原来你的脑瓜子是转弯的！”两个人都乐得哈哈大笑起来。后来，这个有趣的小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天长日久，“东西”逐渐被作为商品物质的代名词了。

我们逐次把七件行李从行李架上拿了下来，穿上了大衣。我设法在脸上扑了点粉，抹了点唇膏，这样可以使我疲惫的面容显得精神些。愚笨大概认为尼古丁可以起到提神的作用，就到过道上加入了抽烟人的行列。他礼貌地向大家点头打招呼，对方也礼貌地回礼。

愚笨说：“快到了吧。”一个穿着整齐的深色制服的中年人很和气地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根烟，并说道：“还有二十分钟呢。来！抽我们一根中国烟。”

他们是怎么知道愚笨是从国外回来的呢？不然不会这么说话。于是我也走出包厢，一看，我笑了，愚笨这幅打扮，头上戴着法式的黑呢小帽，身上穿着深绿色系腰带的大衣，和其他那些站在过道上几乎一律穿着深色制服的人一块抽烟，显得特别突出。愚笨接过香烟，看了看牌子，又是那个名贵的中华牌。

“香烟对我来说太厉害了。”那个友善的感烟人又给愚笨点上烟。这两个人边抽烟，边远眺车外的景色。在阳光普照的蓝色天空下，深冬的华北平原景色极有特点。

愚笨回到了包厢里，嘟嘟囔囔地对我说：“现在我的心情有些紧张，谁会到车站来接我们呢？我想，姐姐哥哥是一定会来的，至于其他人呢？”

“其他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他们都是我的亲戚啊！”他这句话提醒了我。我记得有一次问他，你们家一共有多少兄弟姐妹，他说有十二个，“都是你母亲生的吗？”我问，他听后摇摇头，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这十二个，属于他爸爸和叔叔的孩子，一个小家族，全是以“谦”字排名，显得特别亲。按理说，与我同父异母的两个孩子也应该算进来，可是父亲改了姓，把“关”改成“管”，总有点别扭。

“你的父亲会来吗？”“我父亲？当然不会。爸爸接儿子，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得我去看他啦！在这方面，我们家是很严格遵守辈分的。”

原来如此，我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很严格遵守辈分，这说明我一定要给他磕头啦。原来，我们在香港时，愚笨的朋友老余，一个高大的北方人在美心酒家请我们饮茶，当他知道我第一要和愚笨的爸爸见面时，就对我说：“你知道在你公公面前要磕头吗？”

连载

他来到我的病房门口，冲我喊了一声：“唐平，来帮忙！”这是个命令语气，容不得我拒绝。我穿起拖鞋走到他面前，他将灯管丢给我抱着，然后一起去了女病号楼的治疗室。

他将所有的灯管都在天花板上装了，一共十二根灯管。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只是将灯管一根一根地递给他装好。

忙活了半个小时，灯管终于全装好了，他拍了拍手，看着我，“去洗把脸吧，把你那脸晦气洗洗。”还是命令语气，我只好去洗脸。

回来的时候，雨默也在治疗室。萧医生已经把灯管全打开了，在这么多灯光的铺照下，雨默的影子已经淡化得完全看不到。萧医生指了指门：“把门关上。”

我把门关上，他半倚在办公桌上，看着我们，“听说过戏剧疗法吗？”我和雨默都摇了摇头，他笑了笑，“没听过更好，其实就是个游戏，一个很简单的游戏。”

他示意让雨默走到他面前，“现在我先和你示范玩一次，然后一会儿唐平来代替我。因为我还没有这么多时间全天治疗，只能让他帮忙。”

雨默愣了愣，“什么游戏？”“影子游戏。”萧医生微微一笑，答道。雨默畏怯地向后退了一步，萧医生竖起一只手指制止了她，“不用担心，不是让你和你的影子玩游戏。而是我来扮演影子，你来扮演你自己。”

“哦……”雨默点了点头。游戏开始了，开始很简单，萧医生是雨默的影子，就一直跟在雨默背后。雨默举手，他也举手。雨默走，他也走。雨默停，他也停。就这样大概半小时过后，他突然不动了。无论雨默做什么动作，他都一动不动了。雨默愣了愣，“萧医生？”萧医生阴沉地笑了笑，“我不是萧医生，现在我是你的影子。”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刚把龙虾吃到嘴里，差点没把我给噎住。他是在和我开玩笑吧，我想。可是看样子又不像。这个我听说过，在中国老式的家庭里，新婚夫妇都要给双方父母行叩拜的大礼。

“磕头？你是在开玩笑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要求这样？况且我们已经结婚几年，我已经不是新娘子了。”

“尽管如此，别忘了，愚笨的爸爸是北方人，爷爷又是清朝做大官的。照我们北方人的规矩，儿媳第一次见公公面，是要磕头的，至少得跪下来。”

愚笨摆了摆手说：“别胡说了，这种礼节也许在农村还会有，可不会在北京发生，而且我父亲是个老革命，他和这些传统习惯早就划清界限了。”

“等着瞧吧。”老余说，“我见过你爸爸，革这个命，革那个命，革来革去就是不革自己的命。实际上，在他心灵深处还是儒家的封建思想。我相信你到现在还不敢和你爸爸说‘你’或者‘您’吧，还不是爸爸长爸爸短的吗？”

愚笨给他逼得没有办法，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和爸爸说话还是用第三人称。

“不是！”老余感到他胜利了，“我不是说了嘛，明显的顽固派。”

“怎么可能用第三人称说话呢？”我问愚笨。

愚笨解释说：“譬如吧，我问你父亲得这么说‘爸爸渴了，想喝茶吗？’或者是‘爸爸今天舒服吗？’‘爸爸今天到哪儿去溜达了？’这是我们家里的规矩。”

“对吧，现在你应该在思想上做好磕头的准备。”老余向我眨了一下眼睛，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

“磕头”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一直转悠着。火车越接近北京，我越不自在。我开始自己问自己，磕头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在我小的时候我学过磕头礼，这是礼貌，即使是屈辱我也不太习惯，现在，真的要我磕头，比让我上吊都难。高高兴兴地到北京去，忽然要我拜倒在公公脚下，不！坚决不干！他父亲是个老革命，他不会对他的媳妇这样苛刻的。不过他老人家都八十五啦！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前两次到中国旅行，哪有那么复杂啊！我只是一个保持距离的观察者。我只是在忽然成为中国人家庭中的一员，我要参与到这个社会里来，这太可怕了。

眼中的笑意更盛，继续向雨默走去。雨默缩到了墙角，“别……别过来，这个游戏我不玩了……不玩了！”

萧医生走到雨默的面前，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雨默，良久才缓缓出声：“好了，现在换过来。你是影子，我是你。”

“啊？”雨默一愣，继而又反应过来：“哦。”

于是雨默成了影子，萧医生成了雨默。这游戏真的很简单，不过挺好玩的，萧医生经常摆出各种怪动作让雨默模仿。比如模仿奥特曼的十字光波，比如铅笔小新的屁股见光，再比如肌肉男的秀场动作……雨默嘟着嘴也只好跟着做。我在长椅上忍不住笑了几声，这也是半年来我第一次开心地笑，雨默狠狠瞪了我一眼。

精神科医师

李林麒 萧医生已经把灯管全打开了，在这么多灯光的铺照下，雨默的影子已经淡化得完全看不到。萧医生指了指门：“把门关上。”

